



我的“战地写作课”

■ 贾永

1981年5月，离国境线几公里的一座野战油库内，正在举办一期新闻短训班。战事来得突然，原本计划10天的培训提前到第6天结业。班上两个年轻的士兵，分别跟随步兵和炮兵参加了一场作战。两周之后，随步兵行动的小伙子牺牲在了战斗中，刚满19岁，名叫叶永宁；与炮兵部队一起行动的年轻人就是这样从战场上开始了。

那一年，我18岁。叶永宁是在战斗最激烈的5月16日运送炮弹过程中牺牲的。躲过了连续飞来的3发炮弹——第四发，他却未能躲过。留在画夹中的速写和剪纸作品，成了他永远的绝笔。那时候边防部队营这一级还没有照相机，全靠叶永宁这样有些美术底子的战士用画笔记录战地生活。

也是在5月16日这一天，我和团政治处干事周杰前脚离开一处炮阵地，敌人的炮火袭来就毫无征兆地开始了。就在我东张西望的瞬间，忽听见头顶一阵刺耳的呼啸。周杰猛地把我的头按倒在地……几乎在同时，一发炮弹在身后不远处爆炸，轰起的土石落了我们两人一身。好在当时只是轻伤，涂了些药水也就好了。

那天晚上，我蹲在前线猫耳洞内，借助手电筒的亮光，写下了我的

第一篇战地新闻《亲人嘱托记心间，杀敌报国立新功》，刊登在1981年6月17日的《战士报》上。我当时写的两篇战地散文《神眼》《大炮上刺刀》，也被收入了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部战地散文集中。也许，这就算是我的处女作吧。

1982年春节，一封皱皱巴巴的家乡来信，辗转送到了阵地上。打开一看，歪歪扭扭写着这样几个字：“儿，速寄两张两只耳朵的正面照片来。妈。”母亲是一位几乎不识字的裁缝。看到这封信，我百思不得其解，战友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尽管如此，我还是急急跑到离阵地几十里的边境小镇，正正规规地照了一张带有两个耳朵的照片，连同刚收到的散文集寄回了家。直到几年后，我第一次探亲，才破解了这封来信的谜底。我的一位老乡，在战斗中失去了一根手指。老乡因伤退伍回到老家，很自然地去看望我的父母。听说我的战友从遥远的边防线回来，左邻右舍挤满了我家不大的房间。当人们问起我在前线是否危险，战友一不留神说了实话，摇着那只缺了大拇指的手说：“我刚上去两天就这样了，他每天在山上跑，能不危险？”待到他意识到说漏了嘴的时候，母亲的脸色早就白了。过了几天，家乡开始谣传我被打掉了一只耳朵。可以想象，母亲是最后知道这个谣

传的人。

母亲一边给我写了那封她平生写的第一封也是唯一一封信，一边将信将疑地着手追查这个谣传的源头。一个月后，这源头还真让母亲找到了，居然是一户与我家有些往来的人家。他们说也似乎在理，你儿子战友上去两天就受了伤，而你儿子一直在阵地上跑，能不受伤吗？况且你儿子寄回的照片，咋都是侧面的？那时候年轻，我照相时喜欢摆个姿势，没想到这种照法竟然惹了麻烦。母亲得了回信，高兴得不得了，每逢家中来客，总是有意翻翻那本散文集，其实是让人家看夹在里面的我的那张露出两个耳朵的照片。日子久了，连书的封面都翻烂了。

那时候前线部队除了战备就是备战，星期天也是随机过——这一周星期二过“周末”，下一周可能就是星期一过“周末”。1984年，我由炮兵排长调任边防某师宣传干事。师政委王志刚40岁，精力充沛且思维活跃，每逢周末常带上我跑边防一线。一个师政委，一个干事，一台越野车，一个司机兼警卫员，哪里有哨所阵地，就在哪里停下来；碰到什么吃什么，聚在一起把政委的一包烟抽完了，“拉家常”式的座谈会也就结束了。这让我很受教育，也积攒了几本子的生动故事。

戍守边防的日子，有苦更有乐，有诗也有远方。

“吃苦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吃亏我一个，幸福十亿人。”1985年清明节前夕，《羊城晚报》记者李春晓得知我们部队流传着这首模仿革命烈士夏明翰就义诗改编的战地诗，便与原广州军区宣传处干事麦步初一起，专程来寻找战地诗的作者。战地诗本来就是你我一句我一句凑成的，找了几天也没有找到具体作者。但我讲的几个发生在身边的故事还是感染了李春晓，她让我把故事写下来。

李春晓业务水平很高，只用一个晚上就改出了一篇出色的通讯《追踪一首战地诗》，先是刊登在1985年4月15日的《羊城晚报》一版头条，几天后又被《解放军报》在同样位置转载。这首战地诗由此传遍全国。

凑巧的是，1985年军队高考的作文，竟然是与《追踪一首战地诗》同类题材的《解放军报》通讯《热血男儿一席谈》配了一篇评论。我自然写得很有心得，也得了个很高的分数。

离开边防前，已经担任团政治处主任的周杰专门把我叫到老团队为我践行。临别时，周杰送我一句话：“你是块搞写作的料，这辈子就不要改行了！”

那一天，是1985年8月28日，转眼已经40年。

阅图

密林深处

余海洋摄

这幅作品拍摄的是武警广西总队玉林支队官兵在山林中开展侦察训练时的场景。作者采用仰拍与低速快门的拍摄方式，定格了侦察小队队员身着伪装服在晨雾笼罩的密林中掩护搜索的画面。作品主体突出，具有较强的冲击力。官兵专注的眼神，光影交错的场景，让人仿佛置身现场，感受到紧张的战斗氛围。

（点评：杨保律）

说文解字

“纪”是一个古老的文字，西周初年就有一个诸侯国称为“纪”国。“纪”在甲骨文与西周金文里写作己。后来，为了与天干地支中的“己”字相区别，就增加了一个表示意义的偏旁彡(读mǐ)。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对“纪”字的解释是：“彡(纪)，丝别也。从彡，己声。”这说明，纪是形声字，其中“彡”表示意义，“己”表示读音。

“彡”在甲骨文中写作，大家一看便知，这是一束蚕丝的形象。那么，“纪”字为什么用“彡”来表示意义呢？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的国家。传说黄帝的后妃嫘祖发明了养蚕缫丝的方法。考古发现也证明大约5000年前中国人已利用蚕丝制作纺织品。蚕丝生产是一项复杂的技术。蚕丝从蚕的口中吐出，形成蚕茧，再由心灵手巧的工人把蚕茧加工成丝线。蚕丝很细，只有20到30微米，难以单根使用，所以缫丝时工人要集中精神，找到蚕丝的起始处，并把若干个茧的丝绞合在一起，才能形成一根根可以利用的丝线。

人们通过精心劳作，把非常细而且团成茧状的蚕丝，梳理成条理清楚的丝线，并且一束一束地摆放得井井有条，这就是《说文解字》里所说的“丝别也”。

对于一个单位、一个系统来说，要做的各项工作千头万绪、纷繁复杂，如果不能条理清楚、主次分明，结果必然会乱成一团。因此，做各项工作都要像嫘祖养蚕缫丝那样，抽丝剥茧，分门别类、经纬交错、有条不紊。现在我们常用的法纪、纪律中的“纪”，就是“纪”的引申义了。

我国古籍名篇中的“纪”字，也始终与法规纪律的意思相贴近。《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其中的《核朴》是专门歌颂周文王的。这首诗在赞颂周文王气度非凡、健康长寿，以及周部族人才济济、军容威武、山川秀美之后，最后“勉勉我王，纲纪四方”，达到全诗的高潮。“纲”与“纪”是同义词。“纲”的本义是编织渔网有主有次，而“纪”的本义是抽丝剥茧有条不紊。用“纲纪四方”来形容周文王对国家的治理，既形象，又生动。

社会有“纪”则有序，无“纪”则散乱。古代文献《礼记·礼器》篇提到“纪散而众乱”。《诗经·云汉》也说“散无友(有)纪”。这些典籍都强调如果没有纪律约束，国家与社会就会像一盘散沙、一团乱丝，失去凝聚力和战斗力。

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中，涌现出无数杰出的军事将领。他们所取得的战功，不仅取决于卓越的战略战术，更依赖于严明的军纪。南宋名将岳飞是治军严明的典范。他的故事至今仍被广为传颂。岳飞一生清廉奉公，严于律己、治军严格，他提出的“文臣不爱钱，武臣不

触景生情《满江红》

■ 鹿斯年

今天我出镜

“做不生锈的铁拳，做不卷刃的刀尖……”中午的沙灘上蒸腾着热浪，海风裹挟着嘹亮的歌声，与海鸥的叫声交织共鸣。海军某部官兵刚完成3000米泅渡训练，正坐在堤坝上休息。这时，由该部文艺骨干组成的“深蓝乐队”来到这里，为战友们演唱了一首原创歌曲《满江红》。

战友们被歌声感染，跟着主唱刘旭昶的节奏一起拍手。副歌过后，一段高亢的京韵白振奋人心：“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问你们怕不怕？”战友们高声回答：“不怕！”歌曲结束，战友们为“深蓝乐队”送上热烈的掌声，随即斗志昂扬地投入到下一阶段的训练中。

晚饭后，笔者又遇到了刘旭昶。攀谈中，他谈起自己创作歌曲《满江红》的由来。

刘旭昶少年时就开始学习声乐。2015年入伍后，凭借音乐特长，他加入了上级组建的文艺小分队。去年夏天，刘旭昶跟随文艺小分队赴基层单位演出。正逢海训期间，他看到官兵在浪涌中进行战斗体能训练。而筹集的金钱，是一点一滴都用于革命事业的……”这是方志敏在狱中写下的《清贫》寥寥数语，展现了他一尘不染的清风正气。

该剧合唱终曲《可爱的中国》是全剧主题思想的升华，也是全国各族儿女唱给祖国的一曲深沉颂歌。如今，方志敏等革命先辈的精神已化为永不熄灭的火炬，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左上图：歌剧《方志敏》剧照。作者提供



深情礼赞英雄精神

——重温歌剧《方志敏》

■ 张菲菲

艺术舞台

近日，笔者在所教授的《歌剧片段实践》课中，带着学生们重温了歌剧《方志敏》。这部由国家大剧院精心制作的歌剧，自2015年在北京首次上映至今已10年。该剧带我们重回了那段艰苦的革命岁月，深刻感受革命先辈们的崇高信仰与无畏精神。剧中传递出的浩然正气和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依然直击人心，带给我们力量。

歌剧以方志敏被捕后的狱中经历为主要内容，饱含深厚家国情怀和坚定革命理想的名作《可爱的中国》，贯穿始终。该剧巧妙地将《可爱的中国》与方志敏的革命经历相融合，运用“现在”和“过去”时空交织的叙事方式，让观众感受到方志敏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与细腻动人的心路历程。剧中运用闪回手法，将方志敏的战斗岁月、狱中坚守和对未来的美好期许交织在一起，打破了时空限制，将观众带入不同的场景中。

作曲家孟卫东采用丰富多样的音乐风格，独唱、重唱、合唱等形式展现剧情唱段。剧中，重唱合唱唱段《十送红军》，是由经典歌曲《十送红军》改编而成，融入江西民谣曲风，表现苏区群众



与红军的鱼水深情。江西的弋阳腔运用到《为工农做主》合唱唱段中，采用方志敏一人演唱，其他合唱与其呼应的表现形式，展现了方志敏心系工农群众的共产党员形象。在抒情风格方面，剧中方志敏和妻子用一首《映山红上杜鹃鸣》，表达了处境虽艰难，但坚信未来一定是光明的信心。剧中四狱卒的重唱唱段，以诙谐的旋律和节奏演绎了四个滑稽的反面角色，让沉重的狱中气氛得以调剂，与其他唱段的风格形成鲜明对

比。主角方志敏的各唱段都凸显了他的正义与激昂的革命者风采。开场曲《这，是一间囚室》，戴着脚镣和铁锁链的方志敏，眼神坚定不屈，展现革命英雄在困境中的顽强斗志。《假如我还能生存》是方志敏牺牲后其灵魂咏歌的一段咏叹调，音乐大气磅礴，震撼人心。歌词来源于方志敏在狱中创作的《可爱的中国》，体现了革命前辈对祖国赤诚的热爱。

该剧在舞台呈现上也别具特色。